

章臺舊憶

-朝花夕拾

創作者：李嘉琪



《章臺舊憶：朝花夕拾》

§ Contents 目錄:

- 楔子：〈瑞龍吟·大石春景〉 p. 1-p. 2
- 最初章-相遇 p. 4-p. 10
那一瞬間，記憶中鮮明的畫面
- 第二章-初遇 p. 12-p. 14
過盡千帆，唯有所盼成為嚮往
- 第三章-迷途 p. 16-p. 20
如何才能尋覓那朵鳶尾
- 第四章-相見 p. 22-p. 30
所有遇見都非湊巧，而是百轉千迴的眷戀
- 第五章-流離 p. 31-p. 36
美好終將逝去，烽火下的顛沛別
- 第六章-抉擇 p. 38-p. 42
曾經誓言，誰記起，誰又忘記
- 最終章-結尾 p. 44-p. 50
有些回憶，只適合銘記於心。
- 後記-關於《章臺舊憶：朝花夕拾》 p. 51-p. 52

Preface 楔子

周邦彥〈瑞龍吟·大石春景〉

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黯凝佇。因念個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

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裏，同時歌舞。唯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吟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閒步。事與孤鴻去。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院落，一簾風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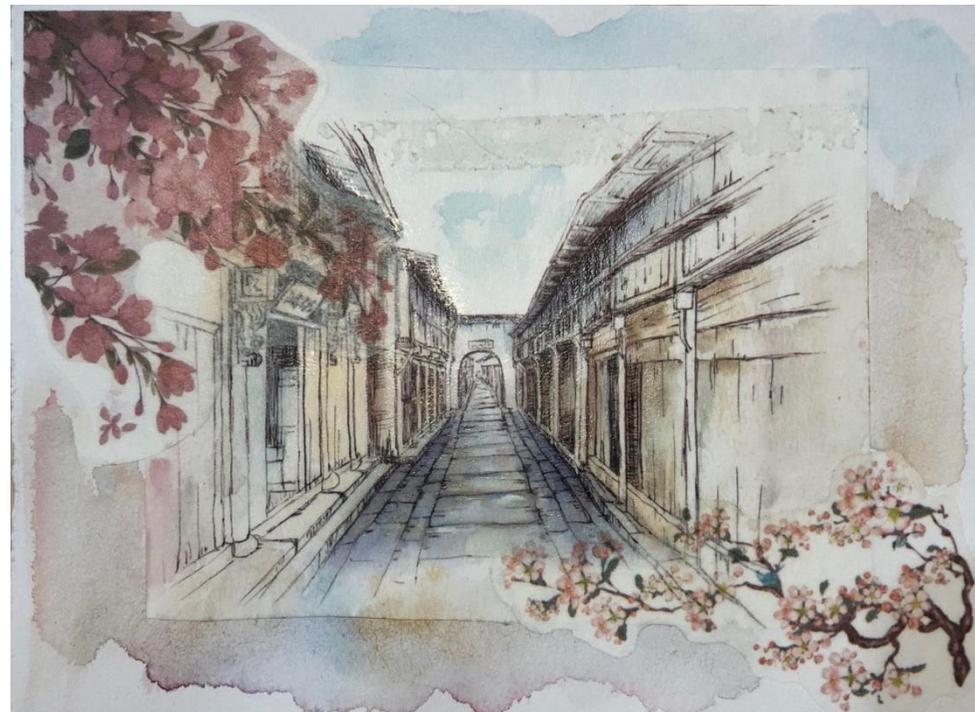
— 在那個戰亂流離的時代，有些青春注定存在回憶，成為塵封的往昔。





Ch.1 最初章-相遇

過盡千帆，唯有所盼成為嚮往



1932年上海。

中華餐館內今日格外熱鬧，自酉時起門口接待從未停止奔忙，賓客車馬也往來不斷，大廳接待服務生們恭迎問好聲此起彼落，聽說是有場名門所舉辦的宴席。

宴會廳內數十盞燈一併亮起，燈火分外明亮，落地窗的酒紅色窗簾遮擋住廳外黑夜，將廳內明亮的歡愉遮掩，不願洩漏任何一些。酒杯碰撞聲、談論話語聲不絕於耳，主題無非是哪個世家子弟的經商生意、哪團軍閥又將異地攻下佔領、哪位歌妓在近日交際圈中獲得聲名這類應酬式話題。

身著西式洋服的軍閥士官、身穿得體中山裝的名門人士各個都將此宴會當成競賽，競逐的是結識人脈的手腕交際。男士身旁偶爾陪伴著幾位燙著近幾年流行的波浪大捲，身著改良式貼身旗袍、肩披著狐裘披肩的女伴，巧笑嫣然，挽著男伴手臂倚著其肩頭，時不時插上幾句交談，讓本嚴肅的話題氣氛多些娛樂消遣。



宴廳角落，年紀看著約莫二十初，身著藏藍色長袍、上衣外罩黑色馬褂的男子獨自佇立於旁，望著眼前五光十色的宴場，面無表情的神色看似鎮定，但手掌蜷曲握拳的小動作卻出賣了他的惶恐緊張。

不遠處會廳某餐桌旁，身著白色西式洋服、面容上戴著黑框圓眼鏡的一男子在與他人相談時，眼角餘光瞥見角落的男子，便停下正在交談的話題，攜友朋舉杯向角落走來，吆喝道：「喲，看看是誰來了？真是稀客。這不是傳說中的柳家三少嗎，今日怎麼會來參加馮老爺的壽辰？」

佇立於角落的柳時均面對突如其來的交談有些驚訝，但隨即恢復鎮定，舉起手中的玻璃酒杯問好示意。

「這性子也真夠冷漠的。」在那男子身旁，個子稍矮的一男子見此情況不由得說道。

「這位就是柳家多年前收養的義子？也沒啥特別的啊！看起來不怎麼見過世面。」身側另一長相圓潤的男子低語給出評論，拿起手中摺扇遮掩住嘴角揚起的不屑神情。

「這什麼場合，管住嘴別惹是非。即使再怎麼登不上大雅之堂，柳家勢力也不是你能夠得罪得起。」帶頭男子低聲責備身旁眾人的議論，獨自向前邁出步伐往角落走去。原先那群男子眼見此也失了嘲諷的興趣，摸摸鼻子各自散去，去尋找下個話題。

「倒是個老實人，可是第一次參與這盛大的場合？」男子走近柳時均身旁，露出溫潤一笑，伸出手表示友好，「魏渠，浦東魏家。」

「柳時均。」看著眼前主動示好的對面來人，柳時均伸出手相握幾秒以示禮貌誠意，語氣冷淡地報上自己姓名。畢竟這宴會來的人物多半聲名不低，再怎麼嫌困擾、不願意應酬交際，他也不能得罪其他家族勢力，為柳家增添麻煩。

「難得可見柳家三少出席這種場合。」魏渠從懷中拿出上頭洋洋灑灑繪著潑墨山水的摺扇，開扇後搨了搨風，試圖讓氣氛稍微緩和。「父命難違。不過這交際宴會，不來也罷。」柳時均望向宴廳來來往往的仕紳，聳了聳肩，顯得有些無奈。

「哈哈，果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此率性倒是有趣。」魏渠聞聲大笑，搖晃手中摺扇，說道：「這你可就不知了，這宴會看似在慶賀馮老爺的壽辰，實則是在讓馮家掌門人把最近馮家產業的狀況打理個一二。」

「最近馮家的珠寶銀樓店舖接連倒閉的那事？」聽聞魏渠所言，柳時均好奇問道。

「馮家正力挽狂瀾呢，看到那處沒？」魏渠湊近柳時均身旁，望向不遠處兩個正在相談甚歡的男子，低聲說道。「那是章臺院的老闆。銀樓店舖的生意難做後，馮當家看來又準備涉足至娛樂處所的經營了。」

「章臺院？那唱戲的地方？」

「柳家三少不會沒聽聞吧！這章臺院的歌女出了名的歌藝精湛。聽聞今日還邀請到幾位章臺當家藝旦來演出，看來馮家與章臺院的交易已是事成定局啊！」

話語一畢，廳場中央懸掛的水晶燈陡然一暗，宴廳一面漆黑，正當眾賓客議論紛紛時，舞台中央的燈光忽然亮起，只見幾位女子手執琵琶、二胡，有的指彈箏琴等各式樂器，出現於眾人面前，引起聲聲驚訝與驚嘆。

舞台中央的女子似乎輕啟朱唇說了些什麼，但被掌聲莫過而無從聽見。只可見有人領其餘幾位女子輕躬了身以表問候，便開始彈奏起樂曲，開始演出。

「宴會上佳餚美酒，再搭配樂曲與美人，本該如此。」魏渠目光直視舞台中央，不由得讚賞說道。柳時均輕瞥了幾眼台上的演出，仍是一副興致缺缺。

一曲奏畢，演出轉場是以琵琶曲獨奏作為銜接。如大小珠落玉盤的清脆聲響起，聞聲即可知道所奏之人琴藝確實精湛，那聲聲飽滿的音色吸引著眾人眼光，引起柳時均不禁抬頭望向聲音來處，那彈奏琵琶之歌女。



那女子面容初見未覺特別，細看卻覺那秀眉杏眼、玉頰櫻唇嬌容耐人，唇邊的淺笑與黑眸中的柔情似三月春風熨貼過心，皆是春意。

烏黑秀髮不似其他女子燙捲梳起，而以鑲銀綴玉的雕花簪將每縷髮絲盤起，俐落典雅，又不過份古板守舊。藕色綢緞面料的合身旗袍在領口綴上銀邊，裙擺繡上黛藍鳶尾，與她的氣質倒符合幾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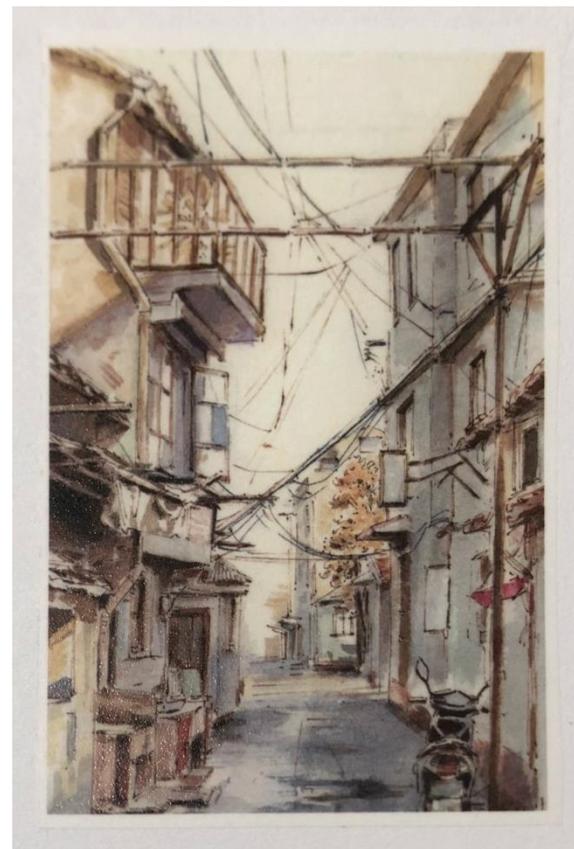
柳時均緊盯著眼前的歌女，瞳孔微縮，鏡頭聚焦在女子明媚笑容的嬌顏，但眼前亮晃的燈光、歌女繽紛的錦服、紅寶石髮夾、碧玉鐲子，五彩紛雜的色彩似乎又撩亂模糊了視線。



輕闔雙眼，將手中酒杯放置在身旁的座位，撫著不知何時冒著冷汗的額，腦海中隱約有著什麼將要浮現。

眼前的燈光杯酒交錯的畫面似乎被按下暫停鍵，時間倒放，似乎又回到十幾年前的那天。

塵封的記憶彷彿被打開，就如同潘朵拉的密盒一般，有些情緒像浪淘一般洶湧了出來。





Ch.2 第二章-初遇

那一瞬間，記憶中鮮明的畫面



1926年，河南。

車馬喧囂的坊市，人潮熙來攘往的某街道，人群圍觀著一個由幾塊木板拼湊，再覆蓋上繡有牡丹、龍鳳等花紋的赭紅布料，簡易搭建的戲台看似簡陋，卻因為人潮的聚集而似乎有些許那麼氣派。台上身著紅黃色鮮豔戲服的角色正一個馬步、一個擺手揮袖，顯露出誇張但標準的武淨動作，引得台下眾人連聲拍手喝絕，叫好聲接連不斷。

聚集觀戲的群眾外圍，幾個搬運著麻袋的人剛好經過群眾一側，年紀參差，但衣裳可能皆因為長年做粗重工作的緣故而皆破舊不堪，甚至幾處補丁縫了又補。隊伍中年紀最幼小的男孩歲數約莫十來歲，矮小的身子背上卻是足足有其整個人大小的灰麻布袋，搬運時緊咬著牙，眉頭深鎖，而身旁同行之人所背負的麻袋也同樣沉重，與戲台那光鮮亮麗的場景成為明顯對比，但人群只顧著張望戲台上的演出，無人注意。

沒經住圍觀戲台群眾時而鼓掌喝采、時而驚聲噴噴的誘惑，搬運隊伍中首先有人將貨物卸下至身側，望向戲台，喘口氣稍作休息，其餘人見此情況，也紛紛落下行囊。最年幼的男孩見此，沒有將背上麻布袋放下，但卻同樣的望向戲台。

在一聲威嚇喊出，動作定格後，台上演出舞生的大漢拱手作揖，向觀眾表示謝意。接著大漢似乎張口說了些什麼，嘴型張合又閉起，因為眾人鼓掌聲覆蓋過大漢話語，又或者是因為相隔層層觀眾的距離，遠處的男孩沒能聽清他說了些什麼，只從前面觀眾的間縫中看見大漢身側有個嬌小的人影，而大漢一推手，將身高僅至其腰側的小女孩推至眾人目光面前，似乎示意女孩表演。

女孩秀髮烏黑綁成兩團辮髮高掛在頭頂，淺粉色的襟衫相襯面容膚嫩唇紅，衣袖下的小手緊抓著桃紅襖裙，偶爾望向觀眾，卻又因為觸及人群的目光忽而轉而避開，低垂著頭。隨著大漢再次說些什麼，女孩這才唯唯諾諾的望向台下議論紛紛的觀眾，在轉頭看向大漢，點了點頭，開口。

台下突然由嘈雜的混亂聲轉為靜默，眾人紛紛專注著看向戲台上的女孩，聽其唱曲。

男孩渾然不覺汗水早已滑落至臉頰，濕髮緊貼著前額，專注地看向女孩的演出。他雖不識女孩所唱的詞牌小曲，但卻只覺得其歌聲仿若出谷黃鶯，清澈如春月徐風拂過耳畔，委婉動聽。一曲唱罷，觀眾紛紛鼓掌歡聲，叫好稱讚之語不絕於耳，或許是受到鼓勵肯定，女孩抬頭望向人群，露出帶有淺淺梨渦的笑容，眉眼如月牙兒般彎起。

沒有辦法形容眼前所看到的那感受，那個笑容。女孩的笑容與那眼中有光的神情在男孩腦中無法揮去，留下心中某種觸動與感受。

「阿時！你還愣在那兒做什麼？快把貨物搬運至米莊。」呼喊聲夾雜在眾人鼓掌叫好聲、街邊小販吆喝聲中響起。

經喚聲，男孩這才甩頭將汗水揮落，屈膝向上一蹬，把那堪滑落的破舊布袋向上提起背上，繼續跟上搬運的隊伍。原來不知何時搬運貨物的眾人早已再次負上麻袋，往店莊方向前進，大步邁開腳步兩三步後，又再次回頭看向戲台，但卻不見女孩身影。

此時喚聲又起，男孩只好倉促跟上行運隊伍的步伐，消失在人潮洶湧的茫茫人海裡。



Ch.3 第三章-迷途

如何才能尋覓那朵鳶尾



後來男孩曾多次尋訪那個街口，卻未再見到那個戲班、那名少女。多次尋訪探聽，才知道那戲班來往各地，這座偏遠的城鎮只是他們旅途的偶然經過，他們似乎過些時日將往至沿海的大市鎮去。

也許成為了習慣，每次經過那條大街，男孩總會特別多往那曾搭建過簡陋戲台的地方張望，回家的路途也會多往那處、那個街角多繞轉幾回，但那個玲瓏嬌小的身影，卻彷彿仙女一般，只在那天轉瞬出現，自此未見。

經過整天搬運貨物的勞累，男孩身上的破舊背心早已被汗水浸溼，手臂上又增添了幾處擦傷，應該是在搬運重貨時被粗劣的布袋所刮傷，傷口結了痂，佈滿厚繭的手掌因為觸碰過儲存於倉儲許久的貨物而滿是灰塵，臉頰不知在哪也蹭染上了灰，面容好不狼狽。

男孩倚靠著牆角，闔上雙眼，身子突然無力似的坐在地上。

緩緩張開雙眼，夕陽餘暉的日光把眼前視野照亮，由黑轉亮的光線帶來的刺激讓男孩不由得皺起了眉頭，眼睛微眯著，抬起手遮擋著眼前的光亮，試圖減少這這不舒適感。

又一天的日落，又該回到那胡同陋巷的住所。

自從年幼父親過世後，母親一人難扛家計，還有弟妹需要餵養的自己必須負擔現實重任，無法像同齡的孩子一般嬉戲玩樂，早已失去作夢的資格。每日只有參雜著番薯籤的米湯當作一餐，從早到晚至隔鄰里的米莊做工搬運米糧，下工後居住在那狹窄的廂房，銜綠色舊式鐵花窗框、破損許久只好以紙漿糊上補整的紙窗……，一個自己似乎終生只能受困於其中的地方。

男孩仰頭望向不遠處熙來攘往的人潮，眼神有些渙散迷茫，面容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繼續望向人群。

為了家計每日庸庸碌碌，他本以為生活就只能夠如此，就像站在街道中間看著街道川流不息的人潮，身旁被兩側人海不斷碰撞跌撞，踉踉蹌蹌，不知道往那兒走。

隔壁家的表哥告訴他，他將來會成為某店鋪的長工，指不定上頭看到其工作許久，還會多增加幾枚銅板的薪水；每次節慶時節見到大街上偶有華麗馬車經過，他總會忍不住張望，他的母親要他別看、訓斥他，那些富貴華奢是家中不敢嚮往，還不如多掙點錢養活弟妹實在。

原本以為日復一日的勞累總會習慣，終其一生在暗無天日的殘破巷房過著，成為了生命都該有的樸實姿態，磨滅自己對於明日的期待，但那天女孩的笑靨卻成為意外。

似月牙兒般眯起的眼角，通透紅潤的臉頰，上揚的微笑，還有因為自己喜愛事物獲得喝采時眼中綻放的神采，都讓她閃爍著熠熠生輝的光亮，就像顆星星閃爍著光芒。

看見過光的人，怎能夠再忍受被黑暗侵蝕。

甘心嗎？當然不願意就此將就甘心的啊！

能夠在生命中追尋自己的熱愛，會是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啊，為什麼要安於現狀？為什麼要對生命絕望？我還能有奮力拚搏的可能嗎？

只要闔上雙眼，那日少女的笑顏似乎又浮現眼前。

男孩鄭重的突然點了頭，像是給自己一個允諾，他想，來日方長，懷抱著理想總會有天會實現的。



望著落日時分散落於街道的夕光，
天邊的晚霞似是那天少女羞紅的臉頰，
那笑靨深印在男孩腦海久久無法散去。

總會再次相見的對吧？世界如此遼闊，來日方長。



Ch.4 第四章-相見

所有遇見都非湊巧，而是百轉千迴的眷戀



「柳兄，柳兄？演出都已經結束，怎地看你還在這發楞？莫非是被哪個女子勾去了魂？」魏渠見柳時均緊盯著演出舞台，收起手中摺扇，點碰其肩頭打趣問道。

「她……她是誰？」柳時均突然回過神，發現奏曲不知何時早已停止，台下掌聲一片，夾雜著台下男士們偶有幾句的議論與叫好聲。幾位女伶正鞠著躬，向賓客們道謝。

「柳兄是指哪位？」魏渠聞言，不經心生好奇，連忙依循著柳時均眼光所注視的視線望去。

「她……就是那個她，是誰？」柳時均的語氣中隱藏著淺淺的顫抖，伸手抓住魏渠肩頭，所用之力道使得衣衫布料不禁起了皺，眼神專注的直視其眼眸，問道。

「喔，你說那身著藕色旗袍的女子？」魏渠被柳時均激動的情緒給震驚的身子一震，連忙應答「那是章臺四秀之一的舒煙姑娘，她可是章臺院裡出了名的歌藝、琴藝雙絕呢。」

「舒煙？是她嗎……？」柳時均鬆開緊抓著魏渠肩頭的手，轉瞬的失神讓其身子不由得後退了一步。

幾曲戲唱畢，宴席也早已落幕。這場交際圈的普遍可見的聚會沒有讓太多世家權勢有太多改變，只是茶餘飯後的話題又增添了一些。最近議論調侃的無非是柳家三少似乎對章臺院的某位歌妓上了心，邀約不斷、送禮，甚至還有人拿此作為賭注，五個禮拜打發時間？不出三個月？眾人紛紛猜測這份追求的期限。

這是自從那次宴會結束後的第五個禮拜。

先前不間斷的邀約信件就像是石沉大海一般，但今日突然有所回復，約定好幾週過後的相見。這個意外的消息讓柳時均分外欣喜，連忙請管家撥通了花藝店的電話號碼預定花束，也找來城裡製作西服技術堪稱一流的師父來測量身型製作那天的服裝，甚至預約了美髮院的造型梳理，引起柳家宅邸滿室雞犬不寧，上至柳家老爺，小至柳家奴僕，都知道柳家三少最近在忙碌戀愛那些事。

三週過後，章臺院後花園。

柳時均緊抓著在幾個禮拜前早已預定好的花束，指節因為緊張而出了力，有些泛白。垂眸望向自身的儀容，再三確認，檢視完自身髮型、領結、襯衫摺皺都沒有出紕漏，他抬頭望向面前後花園那正坐在長椅上的嬌俏身影，邁出了步伐。

「舒煙小姐。」不知是過於慌張還是步伐匆促而導致的呼吸緊促，柳時均雙頰泛紅，在距離長椅三、四步之處站立，出聲輕喚面前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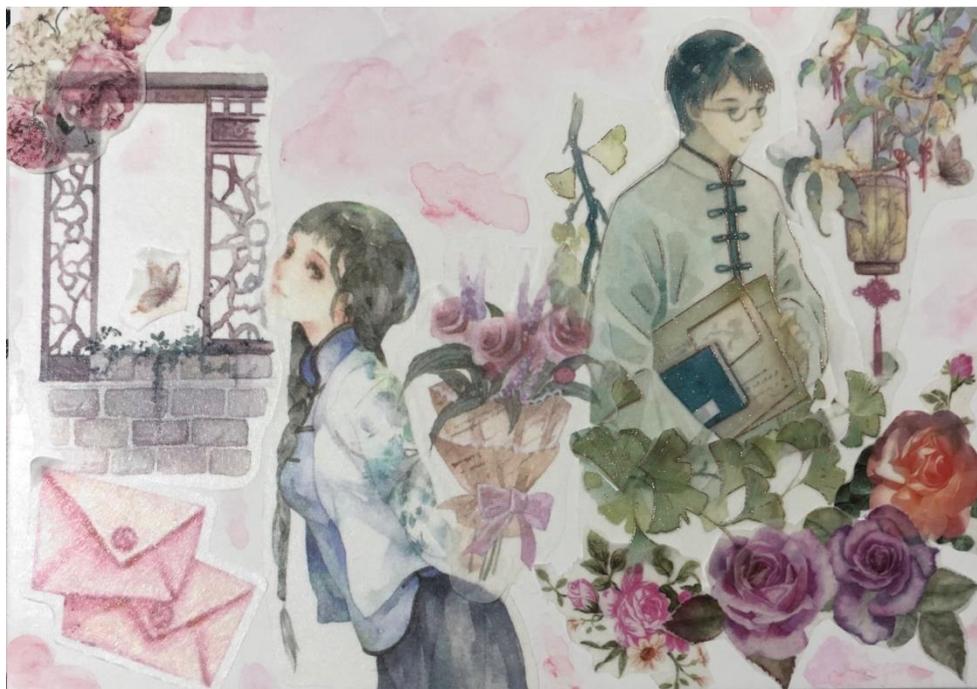
「柳先生有何事？」女子聞聲緩緩站起身子，玉手拉攏整理黛藍色裙角因為坐姿而出現的褶皺，再望向面前那面容上有羞赧之色的男子，以及其手中因為緊張而抓緊致有些變形花束，不禁打趣道：

「富家子弟珠寶金玉贈禮無數，只為聽我唱一曲；怎麼今日柳家三少雜葉繁花，就可與我攀談幾句？」

柳時均聞言，面容有些錯愕不及，伸出手遞出的花束在兩人之間，顯得有些突兀。

見到柳時均無措的神情，以及無處安放的手，舒煙莞爾一笑，伸手接過那花束，再次張唇說道：

「不過……，這禮倒是怪奇的別緻，舒煙就收下了此番心意。」



將身子稍微側過，也將手中的花束放置一側，舒煙讓出另半部長椅的位置。

柳時均見此番景況，不由得伸手摸了摸早已泛紅的耳朵，兩頰通紅，身子僵硬而戰戰兢兢的坐於舒煙身旁石椅，沉默不語。

「柳家三少想來定是有事相求，不知為何事？舒煙若能做到，定量力而為。」面對眼前的尷尬的氣氛，舒煙率先打破沉默。

「若我說今日所求為舒煙姑娘的心，可願意？」柳時均原先低垂的眼眸抬起望向面前慵懶而坐，姿態卻萬種皆是風情的女子，說道。

「柳少莫同舒煙玩笑。」面對突如其來的直接坦言，縱使身處風月場許久，舒煙面上揚起微笑的嘴角也不由得僵住，又轉瞬恢復原本溫婉得體的笑容。

「我是認真的，舒煙姑娘，我心悅於你。」柳時均像是發誓一般，鄭重的語調。

「柳少莫強人所難。」注視著柳時均的眼眸，舒煙見對方神情莊重，眼眸中滿是認真。舒煙陡然站起身，稍微激動的情緒使得椅子不由得一震，兩人都錯愕而楞神了幾分。

「柳家三少，舒煙不是自願甘為風塵女子留戀這風月之地。雖於章臺院賣藝，但卻從未賣身，也從未典當過自由。」

「我沒有這意思……。」柳時均面對女子隱含氣怨所言，有些無措。「你們這些富家子弟贈送禮物、邀請赴約，不過只為博得外在聲名，如今卻想換舒煙一介女子的真情，莫要過於欺人。」舒煙拿起一旁放置於椅上的花束，些微用力的手指使花束包裝起了皺褶，接著將手中花束摔於地板。

「自相識也不過幾個星期，何來真心？柳三少莫要痴人說笑。」舒煙憤然轉身，準備離去。

「不只幾個星期。」柳時均望向面前摔落於地的花束，神情落寞，低垂著頭。

「什麼？」舒煙停下將欲離去的腳步。

「自你年幼隨著梨園經過河南唱戲那時起，我就一直惦記於心。」柳時均低垂著頭，緩緩低語。

「這都多久之前的舊事了，舒煙可沒這麼大的能耐讓柳三少您勞費掛記。」舒煙撇頭，嘆了氣，語中仍是不滿。

「也許妳早已遺忘，但卻是我很重要的信念。」柳時均因為情緒起伏而脹紅的臉頰，因為激動而身子些微顫抖：「那時的妳唱曲時所發光的姿態，我仍然不願忘記。」

「不論是年幼貧苦的日子，還是被柳家收養後所遭受的欺侮、歧視，總會浮現妳對生命熱愛的神情，讓我願意堅持苦熬過去，讓我能夠重拾早已對生命失去的希望。」像是憶起過往不願意回首的經歷，柳時均面露出失落的神情。

「但……，舒煙早已並非當年那懵懂年幼的孩童」面對柳時均落寞的神情，舒煙不禁感嘆：「最初對唱曲的熱愛早已被時光消磨，如今只剩下這皮囊、軀殼，還有這勉強能受人賞識之歌聲而已。現今的舒煙不過淪落風塵之地的女子，不復當初……。」

「這重要嗎？」柳時均直視著面前身子微微顫抖的女子，從長椅上站起身，走至她身旁，為她將耳鬢凌亂的髮絲捋至耳後，望向女子的雙眸說道：「我也許不懂得什麼是愛，但我只知道無關軀殼外在，吸引我的是妳的靈魂，妳的萬千樣態。」

「妳可否願意給我一次機會，看見我的真心。」柳時均緩緩伸出顫抖的手，懷抱著最後一絲勇氣，尋求著答覆。



舒煙停下將欲離去的腳步，轉過身望向佇立在原地的柳時均，默默望其而不發一語。

從小即是孤兒的她，被梨園收養後即隨著戲團遊走各城鎮演出，但自從梨園經營不善欠了債而倒閉，她就輾轉被販售至了章臺院，淪落為妓。章臺院的管教甚嚴，習琴學唱處事接客樣樣都學，出一丁點兒紕漏都會遭受挨餓關黑房的懲處。所幸其因為當初梨園的經歷，唱歌底子不差，這才勉強能夠生存於今。所有人待她好，只是因為她的價值、她所能夠為他們帶來的利益。

在章臺院這紅塵之地，她看見過太多太多的人世繁雜。富家子弟看似贈禮邀約不斷的追求，都只不過是為了世家的聲名利益，不然就是在交際場宴做足表面的面子罷了，風花雪月，誰跟你談論真心。

但是，面對眼前連追求都不知道如何應對的少年，她猶豫了。



這是他見過最糟糕、粗劣的邀約，但也是最為純粹。眾人要不就是贈禮邀其唱歌一曲、要不就是伴赴哪場歌舞廳的邀約，但唯有這幾個禮拜連續不斷的信件，只期望能夠有幸見到一面。看過太多交際宴酬話語，逢迎諂媚，卻唯有眼前的他，把自己最卑劣不堪回首的過往向她坦然，全然信任不似欺瞞。

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己似乎早已遺忘了最初的簡單，年少懵懂的勇敢。人生本該活得灑脫，為什麼要對於這個世界開始懷抱不信任，開始膽怯退縮？

如果人生只有一次，那不若如同當初的自己，讓自己勇敢一次。

撿起被自己狠狠丟棄的的花束，低垂著眼眸，深呼吸了一口氣，抬頭望線面前緊張無措的少年。舒煙伸出如玉般的手，覆上面前柳時均的手掌。

「真傻。這花我就收下了。」



Ch.5 第五章-流離

美好終將逝去，烽火下的顛沛別離



柳家宅邸的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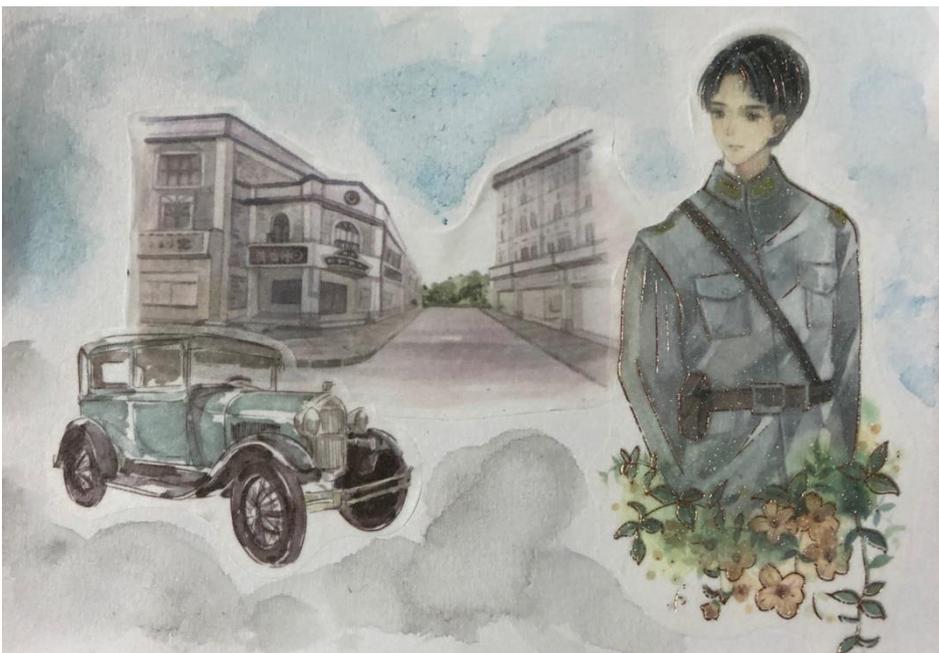
「唉……。」柳時均坐在書桌前，手中緊握著大清早由家管所地來的信件，手指微曲緊握，眉頭緊皺，發出嘆息。

舒煙徐步走至其身旁，伸出手輕撫過他的額，問道：「怎麼了？這是你今日發出的第十次嘆氣。」

「這陣子柳家在廣州地區的產業情況不樂觀，父親那邊傳信讓我去處理。」提及煩心之事，柳時均不禁再次發出嘆息。

「廣州那地區路途遙遠，況且南京戰事似乎愈演愈烈，怕會受到戰火波及，不太安全。」聽聞廣州一地，舒煙皺起了眉頭。

「我也不願，但自收養於柳家門下，這一切似乎容不得我拒絕。」望向面前充滿擔心的容顏，柳時均只好深深呼吸重振起精神，選擇坦然接受。



「那我跟隨你前往。」沉默片刻，舒煙望向書桌上的信，開口提議。

「舒煙，我知道你心意，但前往異鄉的代價太過辛勞，我捨不得你受苦。」

「但現今時局太亂，你獨自前往我不放心。」

「待我處理好家業，我就辭去這職位，返回上海與你相伴，我們再去章臺院聽曲、再去百樂門讓你教我跳我怎麼都學不會的交際舞……。」柳時均望見舒煙滿是擔心的視線，伸出手撫平她無意識中皺起的秀眉，安撫其情緒。

「時均，舒煙什麼都不奢望，只希望你能平安回來。」舒煙抬手輕握住那雙輕撫她面容的手掌，緊緊握在手中。

「我會的，等我。」

1940年上海，自那時別離以經過數個月。

舒煙緊抓著手中報紙，指尖的用力使得紙張起皺扭曲，丟棄至地，只見報紙上的標題寫著：廣州淪陷戰火，國軍撤守。

自那時別離後，信件從未收到一封。

「舒煙，妳怎麼還在為他等候？這風月場癡情的人太多，別傻了，他不回來的。」章臺院的嬾嬾見到舒煙身子倚靠著窗台，神情凝重地望向窗外，說道。

「我相信時均，他會回來的。」這幾個月聽見太多太多的勸說，章臺院的姊妹們、嬾嬾都是如此，舒煙回答著千遍一律的回應。

「說是去外地做生意，指不定二房、三姨太都娶了，正快活逍遙著呢。」嬾嬾眼看規勸無用，語氣略顯無奈。

「他同那些人不一樣。」

「別傻了，我看得太多，那種富家公子的真心不是我們這種煙花女子可以奢望的。」

「他不會的。」

「傻姑娘，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下，沒有誰能夠繼續天真。物質終究比你所歌頌的愛情重要太多太多……。」嬾嬾語重心長。

想反駁，但似乎無從。

沒有任何信件、音訊可以作為證明反駁。僅憑著當初承諾誓言，似乎連證明都顯得空虛無力。舒煙只好作罷，低垂著頭沉默。

是啊！他貴為柳家子弟，而自己只是區區煙花女子，如何能與其相比？是自己可笑了，相信會有愛情。

「近日鄰近城鎮戰事不斷，怕這上海城平靜的日子所剩不多。我們這種歌女妓子的命最不值錢，有時間思念，倒不如好好想方法讓自身在戰亂中保全。」嬾嬾見眼前的女子仍遙望著窗外，不由得嘆息。

「吱嘎——」門扉打開聲音響起。

「哟，這不顧二當家嗎？」嬾嬾回身望向門口來人，提起手中絹帕，掛上招牌接客笑容，連忙踏著小碎步走上前迎接。「稀客稀客，今日怎麼有時間來章臺院聽曲呢？」

「近日在上海有椿買賣，談完生意變順道過來坐會兒聽幾曲。」身穿灰褐色大衣、佩戴著金框細邊眼鏡的男子坐在圓桌座位，拿起桌上茶壺給自己倒了壺茶，望見眼前倚靠在窗邊的倩麗身影，愣了些神，問道「這位是……？」



Ch.6 第六章-抉擇

曾經誓言，誰記起，誰又忘記



柳時均經商失敗返至上海，返至舒煙之住所卻發現鑰匙早已更換，敲門應聲的女子是陌生臉孔，幾番詢問才發現原來的房客數年前早已搬離，未留下一點聯繫音訊。

幾次至各處打聽詢問，只知其離開，卻不知前往何處。

倚身張臺院門廊，柳時均深感無力與疲乏，連夜舟車勞頓返至上海已疲憊不堪，如今連舒煙的下落都尋無，不由得使人心慌。頹然靠在廊柱，突然聽聞廊院深處廂房傳來聲聲喝采，隱約有唱戲聲，前往尋探。

箱房門扉打開，卻發現眼見並非所想之人，柳時均眼中本懷抱的希望轉瞬消逝，神情落寞。輾轉打聽章臺院內的消息，詢問當年與舒煙同為章臺四秀歌妓，才知道舒煙似乎應了他市某位名門的婚約，另嫁他鄉。

「不恨他，只怪自己未能應時承諾。」有人問其怨歎與否，柳時均只露出苦澀的笑容。

自此後世人皆議論柳家三少花天酒地，流連風月場所，卻未曾再見其對哪位女子上心。每日喝的酩酊大醉，不務正事，辭去在柳家店舖經營的職位，生活頹靡渾渾噩噩。

有人笑他癡情種，曾問他：「為了一位風塵女子，何必如此？」

柳時均的回答從來只有一句：「她是我生命中的光。」

他們不知道在那段艱困的日子，是她的笑容像他證明，生命可以不甘於現況，就算窮困潦倒、失去對美好的期望，也還是可以勇敢去懷抱夢想。那時站在簡陋木箱臺上的小女孩，即使膽怯眾人眼光，卻仍能勇敢唱著自己喜歡戲曲，眼神裡充滿閃亮。

那對於生活失去的熱情，是她為他點燃的啊。

所以在被柳家收養後的日子，不論面對多少歧視、厭惡的眼光，多少責罵鞭打的刁難，他都可以咬牙苦忍，但現在……失去了光芒，一切似乎不再有意義。所以以聲色、酒精麻痺自己，想忘記，不去記起，但面對廣漠的人海、醉醒後的天明，記憶中的美好總是那麼清晰。

「現在的我，妳也不會想看見的吧……」柳時均低頭呢喃自語。

在碼頭的岸堤，身著黑馬褂長袍的男子身旁擺放著許多飲光的空酒甕，凝視著遠方。飲光手中最後一甕黃酒，分不清面容上是酒水灑落抑或是淚水奔湧，柳時均仰天苦笑而嘆息。

「命運捉弄人哪……，好不容易回到此地，卻又面對別離……。」
「如果當初不曾面對派遣至異地的別離，如果沒有歷經戰亂斷了音訊，如果沒有因為時局迫不得已……，也罷，妳若安好足矣。」

柳家三少自那天起，沒有在參與過交際宴會，也未見其流連於酒館舞廳，未有任何音訊。聽聞柳家奴僕消息，似乎於某日大醉後再也未醒，而柳家似乎將消息隱匿，草率舉辦了葬禮，爾後眾人避之不提。

上海碼頭

船已使離岸邊，輪船上男子望著女子頻繁回首望向岸堤的模樣，為她披上大衣，讓她瘦弱的身子包裹的嚴實。

「進船艙吧，外頭風大會著涼。」

「謝謝。」女子面對突如其來的舉動有些驚嚇，轉頭望向來人，而後又聳落下肩，將肩頭上的外套拉攏後，轉頭仍繼續望著堤岸。

「舒煙，你後悔嗎？」望著眼前執意回望岸堤的女子，男子開口問道。

回應男子的是片刻的靜默。



「哪有什麼後悔可言？」女子過了許久才緩緩開口。

如果無法回頭，那倒不如繼續向前走。



Ch.7 最終章-尾聲

有些回憶，只適合銘記於心。



赭紅色大門是褪了漆的斑駁，明明是春節時節，門兩側的春聯卻是泛了黃，紙編起皺而捲起，似乎自去年就從未更換過。

街訪巷道幾個經過門前的百姓望向這清冷的不尋常的門宅，交頭接耳，時而以打量的眼光看著那厚重緊掩的門扉，時而發出幾聲嘆息。

「這顧家大宅怎麼最近那麼清冷？春節將近也沒看其如過往幾年那般喜慶。」身著靛藍長衫、配戴西式圓框黑眼鏡的青年手持著扇，突然發聲詢問。

「小兄弟，看你這樣子是從外地剛回來不久吧。這顧家自從去年就如此啦！聽說顧家老爺大病，家裡無人有心慶年呢。」

「就算如此，怎會連盞紅燈籠、掛個結綵都沒裝飾呢？」青年搖著扇，轉頭望向老人詢問。

「啊！這你就不知道啦，顧家老爺自從去年染上風寒啊，身子就越來越差，怕是熬不過今年春啦。」本站立於一旁提著藤編籃的中年婦人突然插入發語，皺著眉，眼神在宅邸門前游移不定，最後發出一聲嘆息。

「王婦你可別亂說，這顧老爺人那麼好，總布施窮苦，這樣的善人會平安沒事的。」老人瞋了婦人，婦人這才收起眼神，撇了撇嘴連忙禁聲。

「這顧宅發生這等嚴重事，難怪如此寂寥冷清。」青年不禁發出感嘆。

眾人也默默望向面前灰暗的木門，看著門前台階因為久未清掃而積的塵灰，垂眸不語。

「哎！別在人家門前道人是非啦，咱們快散夥吧。等等被人瞧見多尷尬啊。」老人突然回神發語，連忙揮袖擺了擺手，示意眾人散去。

仕紳家的庭院清冷，偶見走廊上匆匆經過奴僕，身著不知洗滌多少次的藍衫服裝，連髮髻都未梳理整齊，即踏著慌亂步伐、手端著水盆，急促的步伐使盆中水不斷晃蕩，甚至濺了幾波至地上長廊，留在其行跡過的地面上成為暗灰色水漬，但其並未在意而往某處廂房奔走而去。

「夫人，水來了。」丫環端著木盆，小心翼翼踏過門檻，進到廂房。「步伐慢點，別磕著了。」房裡老婦人伸手接過水盆，放置床沿，拿起盆上鋪掛著的巾帕，輕拭床榻上年邁男子有些發熱的額。



「別費心了，我的時日所剩差不多。」床榻上的男子聲音嘶啞，氣若游絲。

「說什麼傻話呢，會好起來的。」婦人伸手扶著男子手臂，攙扶著他坐起身。

「這大半生在商界走闖，身為商人總不由己爾虞我詐，實在太過疲累。這輩子做過的錯事太多……。」中年男子語頓後仰頭長嘆，又言：「其中最對不起的就是煙兒妳了。」

「沒什麼對不對得起，能遇老爺不嫌棄，已是煙兒的福氣。」
「煙兒還記得柳時均嗎？」
「都過去了，過往何苦再提……。」聽到許久未提起的名字，女子正將巾帕浸水擰乾的動作乎有一瞬僵硬，但轉瞬即恢復自然，繼續為男子逝去額上的汗水。

「在當初準備赴往台灣之前，我其實收到了他託人轉達的信件。」

「但知道妳性子剛烈，我驚懼妳看到這信件後會奮不顧身的離開我……，所以一直遲遲不敢轉交予妳。」顧衡之佈滿皺紋的粗礪手掌緊握著那泛黃的信件，顫抖著緩緩遞向舒煙。

「我這輩子總是太自私、太過懦弱，對不起的人事物有太多太多……。」指尖緊握緊手中的信件，男子低下頭不敢望向女子的正臉，雙肩顫抖著，腿上所覆蓋的毯被沾染上了幾滴淚水。「最對不起的就是煙兒妳啊……。」

女子聞言，眼神一滯而面無表情。

這三個字一直是她內心深底的禁區，儘管當時鬧的滿城風雨，但自來台後誰都像是默契似的絕口不提。柳時均是她與顧衡知之間相處默認避開的話題，未料今日突然提起。

女子不發一語，僅是咬緊下唇，望向眼前男子所遞之信。

時間彷彿靜止凝結一般，耳畔似乎只剩下脈搏跳動的聲響。

「也罷，都過去了。」過了片刻，女子啟唇低語，伸出手接過那封信件，並輕撫著男子顫抖的身軀。

「不怪你，是時局逼迫人顛沛流離，從未由己。」女子輕拍著男子因病而瘦弱不堪的背脊，像是證明也像是告訴自己，再次低聲說著：「都過去了……。」

該年暮春，顧家老爺逝。



屋柱曾雕飾的龍鳳圖樣因為經歷風雨侵蝕由只留下模糊輪廓，門上牌匾本以金漆書寫上的樓閣名早已斑駁，看不出原字，只剩餘些微金漆痕跡。

在一座老舊園林式建築的宅邸，舊式搖椅上老嫗正闔眼休憩，身旁小女孩搖著波浪鼓，跟隨「咚、咚、咚」的聲響晃腦搖頭，望著宅院池子對面的老舊戲台，抬頭望向老嫗。

「祖母，為什麼咱們家明明有戲台，卻從未見曾喚人在那兒演出唱戲呢？」女孩停下搖動手中波浪鼓，抬頭望向老嫗，疑惑問道。

鬢髮蒼白的老婦緩緩張開眼眸，望向那積滿落葉的戲台，記憶恍然間似乎又回到幾十年前那初次的粉墨登場，耳畔似乎又想起誰曾經聲訴說過的念念不忘。

顧衡知過世後又過了幾年，她才有勇氣把那封的信件拆封。

信封早已破舊不堪，幾處沾染上了疑似乾涸血跡的髒污，泛黃的信紙上是熟悉的字跡，信中提及當年柳時均在他鄉的種種經歷，那戰事吃緊、音訊阻斷而無法寄信的原因，還有他深深的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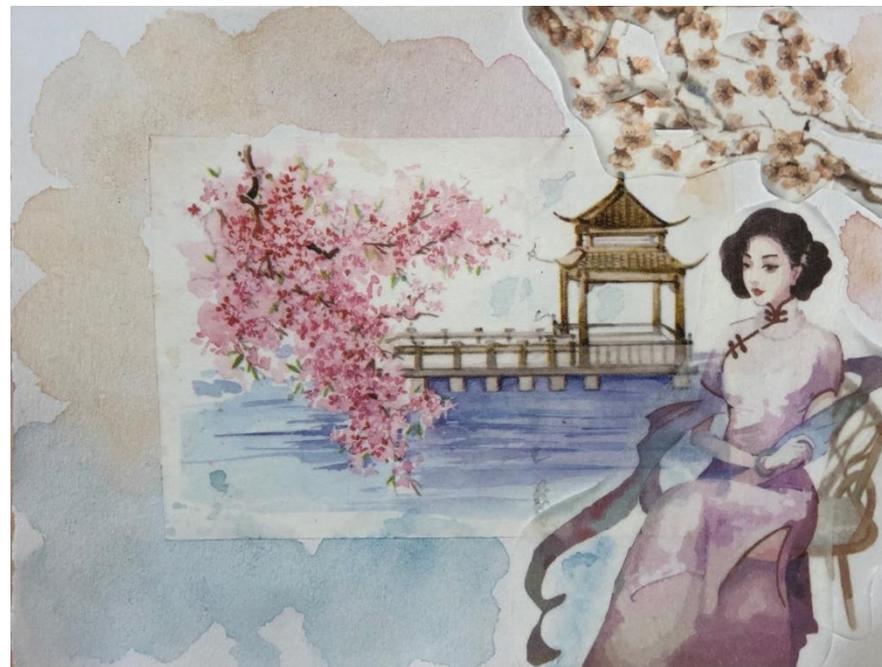
那些年的戰火連天，許多城市淪陷。柳家的店舖產業情況不樂觀，拖延住他好些時間；城市與外界的音訊失聯，寄封信件、傳封電報都無比艱難，因此耽誤了幾年歲月，再回故地卻發現人事已非……

不是未曾想過若早些收到信、收到這遲來的道歉，現今一切是否會改變，但年歲終究無法復返，鬢白的髮絲再也回不去那烏黑，後悔只是徒增傷感，也罷。看完信，收回信封，輕撫平信件的皺褶，打開紅檜木桌上才剛倒進燃香的香爐，凝視著那信箋良久後，嘆了氣，最終仍扔進了爐內那微弱的火苗裡。

看著將熄滅的火焰又從灰燼堆中冒出冉冉餘煙，成為火苗沿著信封輪廓攀附，最終將整封信吞噬成為餘灰，腦海中浮現那信紙最終的幾句辭別：

「相見中會相別，願好莫念。」

那些曾經年華全然都成為逝去的過往，不再復返，也無力回首相望。眼眶不知何時悄然泛紅，似乎有滴淚水默默溢出眼眶，沿著眼尾歷經風霜的皺紋流下，轉瞬又了無跡象。老婦默然，望著那座戲台，久而不語。



Afterword 後記

後記-關於《朝花夕拾》

民國初年的時局，一直是我認為既嚮往又感傷的時代。嚮往是因為那個年代的車馬足夠慢，足夠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深情與等待，但同時傷感，在大時代的動盪下有太多的離合悲歡，太多的故事被迫成為過往。柳時均與舒煙的故事是想像的，但我想在那個時代，那些錯過的青春，會是真實存在。

初見周邦彥〈瑞龍吟〉，對於能讓一代詞人至年老仍願意回首、到舊地尋訪的戀情，我深感好奇。我想能夠讓縱使流連風月、善詠景寫情的文士，在數年後仍不忘此段過往、頻仍回首甚至尋訪故地的情感，定然是如同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那最純潔、最真摯的白月光，最初的愛情理想吧。

有此感觸進而發想，加上連結自古以來名士與藝妓多半不圓滿的情感結局，成為了這份文本故事的最初發想。故事背景少了宋代文士追求科舉仕途的抱負理想，卻有著為家業使命的責任，以及大時代壓力下的動盪，但不變的，是兩人彼此都在明知感情不會善終的情況下，仍然決定相戀，即使最終會失去卻仍堅持曾經擁有的果決。

故事情節雖然常見，而這種曾經相愛的事件也並不特別，但正因為不論是宋代、民國初年皆是現實會發生的經驗，不只是周邦彥、科舉文士，還有更多的是曾經有相同經歷的人們，所以才值得被寫下，紀念那些曾經堅定明知終將分開而仍選擇相戀的年少，也紀念那些年老回首的而懷念的感傷。



舒煙自幼父母雙亡來到梨園門下，經歷輾轉而入煙花之地，成為現今賣藝之女；柳時均出身貧苦，後遇經商世家收養，才成為現今柳氏子弟，只因年少曾遇舒煙唱戲，自此掛記於心。

兩人的相戀因為身分阻礙、時局所迫而分離，柳時均受家族壓力而外出經商，舒煙則因年華將逝、待君無望而另擇良配，此情最終只剩追憶。

在那個戰亂頻仍的時代，哪份情感沒經歷過迫不得已？經歷過紙醉金迷，該如何點亮眼中的光彩琉璃？唯有柳時均的純粹真心讓舒煙相信…

在這歌舞昇平的萬千繁華，
總會有某個少年願跨越山河，
只為讓你看見最純粹的星月日光。